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一〇九回 四品護衛山谷遇險 站殿將軍戰場擒人

且說徐良把七雲雕的□三節鞭削去一半，七雲雕就跑，徐良就追。七雲雕一回手，把暗器掏出來，往外就打，早被徐良看見，慢說這是白晝，就是夜間，都能接人家暗器的。徐良一伸手，把暗器接來，往後一仰，嘆咚栽倒在地，把鏢還轉過來，使那個打暗器之人無疑。七雲雕一見他這樣栽倒，就知把他打中，遂即轉身回來，要結果他的性命。忽見徐良使了個鯉魚打挺，一翻身說：「來而不往非禮也！」颯的就是一鏢。七雲雕他哪裡防範著有這麼一個招數？也虧得自己躲得快當，一矮身軀，砰的一聲，正打在他抹額之上，嚇的賊人膽裂魂飛，撒腿就跑。徐良緊緊一跟，七雲雕不敢歸隊，撲奔正西，進了山口過山梁。徐良仍然是追，二人直跑的力盡，氣喘吁吁，汗流浹背。跑出總有五六里路，忽然透出平坦所在，四面皆是大山，是一個小村莊的樣子，有二三□戶人家。就見臨近那所莊院，是柴紮竹籬，門外站著一位武生相公。看著二人臨近，那人就進門去了。看那人的相貌□分俊秀，怎見得，有贊為證：山西雁，正自追趕賊一個，忽然間，對面之人要進門。武生打扮多俊俏，恰如同，讀書之輩帶斯文。頭上帶，武生巾，翠藍色，扣頂門，招金線，配流雲，牡丹花，□樣錦，嵌官玉，白而嫩，真乃是，素淨的身分無瑕無痕。箭袖袍，緊著身，繡花邊，鑲片錦，銀紅色，簇簇新，腰中繫一根杏黃色的絲絛把穗兒分。皂朝靴，足踏穩，色氈底，溶溶粉，卻又將，時款尊，端端正正並無泥土又無灰塵。肋下劍，籠口吞，鑲什件，是鍍金，挽手穗，兩下分，令人瞧，心發怔。能誅邪，斬妖氛，但離匪，驚鬼神。殺人帶血光痕。美芳容，正可人，年紀幼，威顏振，眉清秀，目有神，土星端，耳有輪，雙腮帶做似塗朱的嘴唇。觀看此人是清而秀，一轉身軀要進他的門。七雲雕被徐良追的無處可跑，往西一拐，那人剛進去，正要關門，七雲雕把籬笆門推開進去，央求那個武生相公，在院中暫避一時，讓徐良追趕過去，然後再逃竄性命。不料徐良早在籬笆牆外，聽見他們裡面說話，一縱身就從籬笆牆外躡進去了，腳一落地，原來那武生相公，就在那裡等著呢。那人一抬腿，徐良就摔倒在地。武生相公用膝蓋點住徐良後腰，把帶子解下來，四馬倒攢攢將山西雁捆好。徐良說：「那一個是賊，我是辦案追賊的，相公為什麼把我捆？」那相公微微一笑，並不答言，揚長而去，少刻有家人出來，把徐良看上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疆場之上，僅剩了七雲鵬被雁翅鏢圍裏，後來金家弟兄到了人家那邊，這邊眾人也殺將過去。蔣爺主意，就是魯士杰沒上去。此時，蔣爺也問明白了徐慶與閻家結親之事，很覺著喜歡。白芸生、盧珍剛一過來，就敵住金永福、金永祿，七雲鵬對著艾虎，用□三節鞭掄開就砸，艾虎七寶刀往上一迎，噲的一聲，把□三節鞭削去兩節，七雲鵬回身就跑。一晃他那鞭，就是號令，五百兵忽喇往上一裹，長短的傢伙，往上一遞。這一陣好殺，如同削瓜切菜，挨著就死，碰著就亡，轉眼間，橫躺豎臥，屍橫滿地，血水直流，帶著重傷的，死於非命不少。金永福被劉士杰一鏢打倒。韓天錦把他往肋下一夾回頭就跑。金永祿被于奢用鎗杵打了一個筋斗，栽倒在地，于奢一彎腰，也就把他夾於肋下往回裡就跑。七雲鵬一聲令下收兵，就見那邊噹啷一棒鑼鳴，眾兵丁如風捲殘雲，歸奔梅花溝去了。蔣爺說：「鳴鑼收兵！」這邊的全都回來。蔣爺這一來，就有出主意的人了，叫大眾分一半人，回家中去取鑷鑊，這一半人搬石塊壘牆子。那一半人取來鑷鑊，挖戰壕創立轅門。人多容易做，轉眼之間，就壘了半截牆子，挖了幾尺深的戰壕，仗著是平坦之地，工夫不大，俱都挖好。蔣爺教給他們，站牆子傳口令，按軍規管規的號令一般，叫閻芳給他們預備燈籠火把，換替著吃飯，換替著巡更、站牆子，然後就在裡邊一座大廟，作了他們的公所。拿住的金永福、金永祿，帶上來細問他裏邊王的事情。這二人並不隱瞞，就將王爺的事情，一五一□說了一遍。又問他們朝天嶺的地勢，這二人也不隱瞞，一五一□全都說了。又問：「玉仙可曾到了沒有？」回說：「沒有到。」蔣爺一威嚇兩個人，這二人說：「我們已然被捉，問我們什麼說什麼，不說也是死，說了也是死，我們不說，白受些刑法，索性有什麼說什麼倒好，只要求老爺們，給我們一個快刑。」蔣爺又問：「白菊花在你們這裡沒有？」金永福說：「不但不在這裡，我們連認識他都不認識。」蔣爺說：「也不殺你們兩個，只等我們把大事辦完，還放了你們兩個。只要你們改邪歸正，就算好人。」又派人把這二人看起來，不叫缺少他們的吃喝。

安頓已畢，大眾就在廟內吃飯，都是閻正芳預備。蔣爺說：「閻員外，上朝天嶺的道路，你可去過沒有？」閻正芳說：「一概不知，誰也沒往裡邊去過。」蔣爺又問：「這後山，可能上的去？」閻正芳說：「上可是上的去，就是繞的道路太遠，非由汝寧府過去不可。走後山六□里路，到山頂之上，三□里路，有個交界，叫苗家鎮，立著個交界牌。山上的人，不許私過交界牌往下，下面不許過交界牌往上。這交界牌，上面是山上的人看著，下面是苗家鎮的人看著，如要私過交界牌，准其拘拿。」蔣爺問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閻正芳說：「這苗家鎮，有我們親戚，是我們一個連襟姓苗，叫苗田雨。他們姓苗的人甚多，全是打獵為生，他們常常打野獸，有用三眼鏡的時節，山上聽見三眼鏡一響，就疑著有官兵抄山，因為此事，打過好幾回仗，山上全部吃敗仗。我們親戚出來給說合著，立了一個交界牌，此後不許犯界。若要上這後山，非從此處不能過去。」蔣爺說：「除此之外，別無便道了麼？」閻正芳說：「除此之外，別沒有便道了。」蔣爺說：「既然這伴，今日晚間，從前邊探他這個嶺去。」閻正芳問：「誰可探去？」蔣爺說：「我去探去。」閻正芳說：「從哪裡去探？」蔣爺說：「由前邊水面去探。」閻正芳說：「不行，□里地的水面，誰能有那麼大的水性？」蔣爺說：「慢說□里、二□里我也能去，誰叫我這護衛上多加出水旱二字來。」閻正芳說：「就讓四老爺水性行，他們還有許多的消息兒哪。」蔣爺說：「方才金永福不是說過了麼？就是那滾龍擋，卷網水斗子，全不要緊的事情。」巡江太尉李珍、細白蛇阮成兩個人說：「我們同你老人家一路同往如何？」蔣爺問閻正芳：「他們二人水性怎樣？」閻正芳說：「我是一概不曉，打量著可以。」蔣爺又問：「你們兩個人，在水中能看多遠呢？」李珍、阮成二人齊說：「能看一丈五六，蔣爺說：「不行，看一丈五六不算水性。」二人說：「我們雖看的不遠，覺水□里地，絕不能乏。」蔣爺說：「那可就行了。」艾虎在旁說：「四叔，我也跟了去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在水中又不能睜眼，去作什麼？」艾虎說：「又不是在水中打仗，睜眼何用？我也能覺□里地的水，力不乏力。」閻海雲龍胡小紀說：「我也去。」蔣爺說：「咱們這幾個人去，誰也不能顧誰。」大家點頭。蔣爺說：「瞧瞧徐良回來了沒有？」眾人說：「沒回來哪。」蔣爺說：「他往哪裡去了？」于義說：「我見他追下那個使□三節鞭的人去了。」忽見從外面進來了兩個人，是閻福、閻泰。二人對閻正芳說：「叔父，我們把閻勇、閻猛兩個哥哥的屍首找回來了。」閻正芳一聽，心中好慘，說：「苦命的兩個孩兒，倒是怕我出去有險，不料你們兩個人反死在殺場。」蔣爺說：「老哥哥也不必悲傷了，等我們進京之時，必然奏聞萬歲。」閻正芳說：「那倒不必，也是他們兩個人命該如此！」遂即吩咐，把他們屍首用棺木盛殮起來，暫且在家內停喪，等著把朝天嶺的事情辦完，然後再發喪開弔。蔣爺說：「事不宜遲，咱們探朝天嶺的起身罷。」又告訴閻正芳與展南俠，派他們這些人前後夜值更，正說之間，有人進來告訴說，梅花溝牆子上，先前有許多燈籠，方才全都撤將下來，黑洞洞有許多船隻，把他們渡進銀漢島那個竹門去了。蔣爺說：「這就好辦了。方才要早知道他們渡河，咱們應當掩殺他們一陣，還可又殺他們不少。這必是山中見咱們拿住他兩名賊寇，心中懼怕，他們這一進山，省得咱們晚間多加防範了。雖然如此，可別懈怠，仍然還是上牆子坐更，傳口號防範，可別中了他們的計策。」閻正芳點頭。蔣爺與展南俠借那一口寶劍，展爺把兩刃雙鋒交給蔣爺。蔣爺問：「你們幾個人，有水衣沒有？」李珍、阮成、胡小紀齊聲說：「有。」艾虎說：「我沒有。」蔣爺又問：「你有油布沒有？」艾虎說：「我沒有水衣，哪裡來的油布？」蔣爺叫閻正芳給找一塊大大的油布來，不一時取來，交給艾虎，為的是好包他的夜行衣靠與白晝的衣服。艾虎把夜行衣包好，七寶刀挎在腰間，蔣平、李珍、阮成、胡小紀，都帶了自己應用的東西，辭別大眾。南俠囑咐，千萬小心。蔣爺說：「不勞囑咐。」出離廟外，一直往東北繞過梅花溝，又撲奔西北，來至水面，大眾換了水濕衣靠。探朝天嶺這段節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